

# 《伤寒论》病后调摄重在保养脾胃

南京中医学院(210029) 王兴华

**主题词** 《伤寒论》——注释 脾胃学说

伤寒古称大病,巢元方谓“大病者,中风、伤寒、热劳、温疟一类是也”(《诸病源候论》)。这类大病对人体损伤严重,即使诊治得当而病趋痊愈,也难保不再复发。因大病之后真元损伤、气血亏虚、脾胃不健、阴阳失衡,而余邪未尽、隐患尚存,如炉烟虽熄、余烬未灭。新瘥之期,宜避风节食、清虚寡欲、安心静养,以复其元真之气,不可妄动、妄作、妄劳。若不知养慎、早坐早行、梳洗沐浴而强力劳作,则伤其体力;若不知调节情志、忧思焦虑、恼怒多哀,则劳其心神;若不知节其口腹、恣食纵饮,则败其脾胃,反致宿食不化,助病恋邪。所有这些,均可致初愈之病再度发作,使前期成功反弃。若不惜其真元、妄动色欲,则其预后更为凶险。每见因之致死而不救者,良有以也。前人喻“大病新瘥,如大水浸墙,水退墙酥,不可轻犯”(《伤寒溯源集·瘥后诸证治》),诚得道之见。如何促使病体尽快复原,并避免余烬复燃,这是大病新瘥之后应慎重对待的问题。《素问·热病篇》谓:“病热少愈,肉食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仲景继承这一观点,并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与发展,于《伤寒论》中设专篇论述瘥后劳复,处处体现了其顾护脾胃的基本指导思想。

如“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第393条),是大病瘥后余热复聚,心烦懊恼、胸脘窒闷、心下痞塞胀满,治用枳实栀子豉汤。方中,以枳实宽中行气、消胀除满,栀子清泻余热、和胃除烦,重用香豉宣散透邪、兼顾表里,更以清浆水煎药,取其性凉善走,以清热除烦、理气宽中、开胃化滞。“温分再服”,意在调和于中土、勿伤脾胃;覆令微似汗,旨在宣散余邪、不损津气。若有宿食不化者,纳少量大黄祛其腐秽,以推陈致新。若伤寒瘥后复发热,并见有口苦、喜呕、胸满、脉弦等少阳之症者,用小柴胡汤和解枢机、扶正祛邪,以安脾胃。若见脉浮,知表邪未尽,可酌情“汗解”,攘外以和內;若脉沉实,则里有积滞,宜适量泻下,以畅通谷道,复其纳化传导之职。若“大

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条395条),是湿热壅滞、水气不行,宜牡蛎泽泻散逐邪利水,但需用“白饮和服”,以保胃存津、扶助脾气。若小便利,则止后服,中病停药,勿过剂伤正。

“大病差后,喜睡,久不了了”(第396条),是病后脾胃阳虚、运化失和、水津凝聚、寒饮内生而上泛胸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此之谓也。“以温药和之”,是治疗中阳不振、痰饮内生诸证的基本大法。治疗这种瘥后虚寒性喜睡,也“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成无己谓:“汗后阳气不足,胃中虚寒,不纳津液,故喜睡不了了,与理中丸以温其胃”(《注解伤寒论》)。尤在泾也谓:“胃阳弱者,津液不摄,则口不渴而喜睡,至久之而尚不了了,则必以补益其虚,以温其阳矣。曰胃上有寒者,非必有客气也,虚则自生寒耳,理中丸补虚温中之良剂,不用汤者,不欲以水资吐也”(《伤寒贯珠集·厥阴篇》)。二贤之论切中肯綮,可资为据。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第397条),是病后气津两伤、余热未清之证。气津亏虚不能滋润形体,则“虚羸”;气伤不足以息,则“少气”;余热内扰、胃失和降、气逆于上,则“欲吐”。治宜竹叶石膏汤。方中,人参、麦冬、甘草益气生津、补中养胃,竹叶、石膏清中泻热、和胃除烦,半夏降逆止呕、调和诸药,更以粳米煮汤温服健脾和胃、补虚安中,以清养土气、复苏生化之机。

大病新瘥,病人脾胃运化不健。若饮食无度、调摄失宜,则不利于身体康复,甚至会发生某些病理变化,宜适当减少饮食,以利于脾胃自身消化机能的恢复。“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助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第398条)“微烦”是由“人强与谷”所致,只要适量控制饮食、减轻胃肠负担,让受纳运化机能慢慢复苏,则病情自然向愈。不必急于求成,更不可盲投攻伐之剂,以免重伤胃气。张令韶谓:“以病新瘥,人强与谷,非其自然,脾胃尚弱,一时不能消磨其谷气,故令微烦,不必用药消之,宜减损其谷,则能消化,而自愈

主题词 《金匱要略方论》 季节 气候

整体观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一种思想方法。祖国医学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认为四时气候、地土方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也重视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简明中医辞典》)。如此表达虽不错,但欠全面。现将祖国医学经典著作之一《金匱要略》的整体观示意如图:

天人整体观 { 自然整体观  
                  { 人体整体观 { 脏腑整体观  
                                  { 医患整体观

显然,上述表述虽原则上涉及天人整体观及其内涵之一的人体整体观中的脏腑整体观,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内涵,即自然整体观与人体整体观中的医患整体观。天人整体观以自然整体观与人体整体观为基础。《金匱要略》既重视自然这个外环境的整体一致,又重视人体这个内环境,尤其是其中的五脏六腑的整体一致。只有内外两个环境的整体都一致了,方可达到自然与人的协调统一,即所谓天人合一,或曰天人相应。本文仅从自然界的节令与气候应保持整体一致这个侧面来论述自然整体观,以便更加明确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何谓环境?《辞海》曰:“周围的状况。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早在 1700 余年以前,张仲景即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张氏在《金匱要略》中云:“此言差后强食,而为虚中之实也。病后起居坐卧,俱宜听其自然,不可勉强,强则非其所欲,反逆其性而不安矣,不特一食也。”(《伤寒论直解·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这些见解颇合仲景原意,均示人以久病新愈,即使有轻微小恙也尽量勿服药石,以免伤害初复的胃气,宜减其饮食、调其胃气,让其自然痊愈,方为善策。

综上所述,仲景于瘥后诸病的调摄中重视保护胃气,立法处方皆以证候为依据,决不盲投温补或滋腻,也不滥用攻伐与消破,而详审病情,酌施调、和、清、补、汗、下等法,方小药轻,多次分服,唯恐重伤胃气,处处体现了祛邪不伤胃气、补正勿碍纳运的治疗原则,对病后调养颇有指导意义。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 2 条中论述曰:“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其意为,人禀受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常之气,凭借自然界的气候而生、长、化、收、藏;自然界正常的气候能促使万事万物的生长,反常的气候则能伤害之,如同水能行舟,亦能使之翻覆一样。张氏以此论证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张氏又论述曰:“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濇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濇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濇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濇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 8 条)此段经文通过论述自然界的气候与节令相应与否,间接论述了自然整体观。

#### 1 自然界本身应当一致

犹如人体五脏六腑应当整体一致一样,自然界本身也应当整体一致。仲景举节令雨水与气候濇和相应为例,先从正面论述了其自然整体观。古人通过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气候特点,将一年 365 天分为廿四个节令,冬至即其中之一。冬至(这天北半球白昼最短,以后昼渐长)之后六十日的第一个夜半,正好是另一个节令——雨水。此时少阳当令,阳气初生,气候随之濇和,此谓节令(雨水)至而该节令的气候(濇和)亦至。斯即《内经》所谓“至而至”也。如此,方可谓自然界本身保持了其整体一致性。其他节令与气候相应概然。“风调雨顺”是人

## 论《金匱要略》的自然整体观

湖北中医学院(武汉 430061) 陈国权